

七十二变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故事是人类对世界的唯一解释

左壮 著

梦幻是我们所有的过往和未来

左壮 著

七十二变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七十二变 / 左壮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360-7730-0

I. ①七… II. ①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8199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张懿 梁秋华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书 名 七十二变
QI SHI ER BI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1.75 1插页
字 数 360,000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故事是人类对世界的唯一解释
梦幻是我们所有的过往和未来

第一章	在中国，深情而又热闹地活着	1
第二章	多伦多的冬天很冷	117
第三章	妹妹在西雅图发了财	233

第一章

在中国，深情而又热闹地活着

1

据说当年孙悟空西天取经归来，立了大功，被封为“斗战胜佛”。

封完了佛，就不能留人间了，要上天。

天怎么上？天先裂开，射下一道金光，把孙悟空罩在正中。孙悟空的衣服、猴毛和脑袋上的紧箍儿一下全落在地上，身上像抹了金粉，目光变得慈悲温和，尾巴也缩了进去，双手合十，默念经文，随那道金光缓缓升空，跳出六道轮回，入了西方极乐世界。

佛法无边，在人间对付妖魔鬼怪的三大法宝临走的时候也没拿，全都留在了人间。哪三大法宝？如意金箍棒、筋斗云和七十二变。

火箭升空，导弹巡航，子弹飞行，是金箍棒。

高铁穿山越岭，飞机跨国过海，是筋斗云。

最神奇的是那七十二变，本来是男人们才能学会的本事，能幽通、驱神、担山、禁水、借风、布雾、祈晴、祷雨、入水、掩日、煮石、吐焰、隐形、续头、定身、斩妖、请仙、追魂、摄魄、招云、取月、搬运、嫁梦、支离、断流、禳灾、解厄、射覆、土行、星数、假形、指化、尸解、移景、招来、聚兽、调禽、气禁、大力、透石、生光、障服、导引、服食、开壁、暴日、符水、医药、知时、识地、辟谷、魔祷等等。

菩萨看不过去了，一手净瓶，一手柳枝，往女人们身上一甩，女人便学会了言情、示爱、哈韩、助理、命理、星座、瑜伽、美齿、水疗、奶浴、精油、艾灸、调养、辟谷、染发、植皮、丰胸、保湿、增白、画眉、文身、吸脂、亮甲、细腰、脱毛、除皱、去臭、削骨、隆鼻、吃素、补钙等等诸多变化，恰恰好也是七十二变。

这一阴一阳七十二变神通广大，是阴阳五行的最高境界。我能变他，他能变你，小能变大，短能变长，穷能变富，贱能变贵，男能变女，丑能变

美，无能变有，悲能变喜。男的能称帝修仙，女的能封后炼妖。

自从有了三大法宝，世界再不是一片死气沉沉，人间到处莺歌燕舞，国家社会蓬勃发展。为了早日修成正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成群结队奔赴远方求取真经，途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轻轻一按开机键，天地互联互通，信息全球共享，变，变，变，顺风耳、千里眼随你使唤，万般法术任凭调用，一切问题都有答案。

2

蛇年，上海的公交车、路边的广告牌上到处是金蛇红蛇，礼品盒上缠着蛇，地铁卡上盘着蛇。尔鳗扭着水蛇腰，媚眼如丝，欢迎大厨驾临魔都。

龙潭花园收垃圾的小伙儿一口大黑牙，骑了辆自行车改造的电动三轮车，破酒瓶和废纸壳塞得老高，在身后大喊一声“你们好”，把我俩吓了一跳。

尔鳗说，他总是那么高兴，有一次把我们院丘木懒家的孩子都吓哭了。

清真面馆里很静。

啪！生物醇油炉灶一开，火苗喷起一尺多高，满屋子呼呼作响，一大锅水一眨眼间沸腾起来。戴号帽的老板拿起一块面团，变戏法似的，按按，拍拍，再一抻，展出条条细丝，问我要多细，要多细就有多细。没两分钟，给我们端上来两碗冒着仙气儿的牛肉拉面，汤上漂着几星牛油和香菜末。

老板随手关了火，和两个年轻伙计缩到墙角，一齐聚精会神地低头听着手机里放出的歌。

“这歌叫什么名儿？好好听哟。”尔鳗问。

老板汉语不怎么流利：“不是歌，是经。”

“哇！这么好听呀！”

“我们《古兰经》就是这么念的。”

“不对，明明是唱出来的嘛，是不是应该叫唱经呀？”

“不是唱经，念经！”老板对尔鳗翻了个白眼。

尔鳗边吃边说，魔都里的人都在修炼，身边的朋友里老郭第一个成了神。这家面馆以前就是老郭开的，后来转给了这家穆斯林。

老郭是处女座，好多年以前不知道为啥迷上了摄影，弄了只“大炮”，闲下来就拍人眼看不到的各种细节，花开草长，蜂翅蝶舞，去靶场拍击穿瞬间。当年流行脑筋急转弯儿，三点水加个离去的离念什么？漓。漓江么。三

点水加个离去的去呢？一般人就答不上了，说念去的，说不念字的，还有不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说啥也不认识了，你把“法律”两个字放一起提醒他，他居然连律字也不认识了。老郭觉得好玩，总拿这个考别人。有次采访一个企业副总，姓梅，傻头傻脑的，心说就这德行还能当副总，想捉弄他一下，梅总想都没想，法！给老郭弄得好无趣，咦？看不出来你还这么有文化。

嘿嘿，梅总冷笑一下，看我名片了么，梅章法！

一位连获六年世界摄影奖的大师指点他，你玩那些小聪明都没用，导演、摄影师都是看戏的，主角是人，镜头要永远对准人。他刚开始还不服，导演导演，我不导，他们怎么演。照大师的说法尝试了几次，一下子从梦中惊醒了。

他的摄影水平提高很快。那时候他还单身，对面高楼里住的都是陪酒女，半夜回家洗澡不关窗，“大炮”一架，风景一片。连拍半年，搞了一组，拿下一个国家级摄影奖，有张照片还被一个澳大利亚人花了一万五千元人民币买走。眼瞧着一颗新星即将升起，领导把去北京进修的机会给了他。进修班又请来个大师授课，比以前那个名声更大，得过两次荷赛大奖，人称艺术摄影之王，可他从不拍人，专拍花鸟云雾山川，说你只拍人没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重人而不重自然，那是形而上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老郭听完课头痛欲裂，请了假，一年没上班。

老郭把钱都花在摄影上，一直找不到对象。到山里打坐一年，看见一滴露水在荷叶上滚动，泛起一念，一念入心，大彻大悟，修成半人半神，回家了。有天在路边摊喝酒，远处走来一个穿白裙子的美女，飘逸灵动，方圆五公里都没人能比，没想到真奔自己来了，跟老板要麻辣小龙虾回家吃。

老郭说，姑娘，你走进我支离破碎的身体里已经有半年了。你知道你有多美吗？风来，你能与云共舞；雾来，你能隐身成迷；兽来，你能让百兽齐跪。唉！光说没意思，我有只一米长的大炮，哪天有时间我给你摄影，保准把你的美全挖出来一点儿不留！女的被他逗得直乐，两人很快就结婚了。

婚后，老郭准备回报社上班，老婆在家无事可做，两人一商量，就在家门口开了家饺子店，平时由老婆打理。他老婆修为不行，别人家都人满为患，只有他家顾客稀稀拉拉的。有天下小雨，可算来了个中年女人，吃着吃着还把筷子拍桌子上了。

“老板！这盘饺子我不给钱了。”

他老婆忙跑过去：“您这是怎么了？”

“你看，你自己看！这是人吃的东西么？”

他老婆顺着筷子看过去，原来一片韭菜叶有点蔫了。

“这……这不很正常嘛。”

“正常？你是老板吗？当老板的怎么这么说话？既然开店，就得把东西认认真真给客人做好。这明显就是韭菜没洗干净！你端回去，我不吃了。”

“大姐，我端回去还能卖别人？你看看里面的虾，谁家用鲜虾呀，都是工业碱发泡的。”

“我没说虾有问题。你这么做饺子谁敢吃，韭菜都洗不净。也就是我，小孩吃出事了你赔都赔不起！”转身就想走。

两人正僵持不下，正好老郭赶来了，了解过情况，手轻轻一挥，示意老婆退下。车钥匙往桌上一扔，不紧不慢地说：“这位女士，对不起，我是这家店的老板。您不给钱没关系，能不能给我点儿时间，让我解释解释好不好？”

大姐一看老郭细皮嫩肉，文质彬彬，不像不讲理的人，说：“也好，我先在这儿避会儿雨。”气汹汹地坐那儿了。

“大姐，您看着，我把这盘饺子全吃了，还热乎呢。”老郭吧嗒吧嗒几口，醋和酱油都没蘸，吃完了，说：“我就不明白了，发泡的虾仁可以，韭菜叶黄了就不可以，为什么？”

大姐不知道老郭想干什么，又要发怒。

老郭忙说：“大姐，别那么看我，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您探讨点儿问题。小本生意不容易，您不吃我吃，我不嫌您脏。最好您的唾液里还带点儿霉菌、瘟疫病毒什么的，正好当疫苗了。”

大姐说：“你啥意思？我刚体检过，啥病都没有。小伙子，我跟你讲，好好的人为什么得病？病从口入！”

“大姐，我也是念过书的人，科学家的话我信，也相信您没病。”老郭皱起了眉头：“其实我们家平时也不这样，人人都夸我做的饺子好吃。这馅儿是我今早拌的。您说怪不怪，这韭菜吧，我们天天买，一般放在后厨里也没啥事儿，就今天，下雨，没几个客人，韭菜堆那儿不大一会儿就烂了，我一看也没啥大事儿，就洗洗拌馅儿了。以前我们自己也这么吃，没啥事。”

大姐说：“我听你这话的意思，你是故意的？”

“可以这么说吧。您说为什么韭菜平时好好的，一到雨天就那么容易坏呢？我就想，这肯定是有道理的，要么就是上帝不让我们下雨天吃韭菜，要么就是让我们吃点儿坏韭菜……”

大姐一听就急了：“你拿顾客做试验？”

“大姐大姐，听我说呀。我觉得我的想法确实挺另类的，但我绝对是

善意的，您都看到了，我把剩下的饺子吃了。我是当记者的，到处吃，我发现再好的山珍海味离开那个地方就不是那个味儿了，您说怪不怪？我就合计，哪儿出了问题呢？有一次大理搞了个美食节，我去了，领导弄了一桌子特产，刚开始几口没觉得啥，有人说屋里热，一开窗户，我就着空气一吃，咦？好吃了许多！”

大姐一看老郭确实是在跟她探讨问题，火气也没那么大了，说：“我倒是也有同感，可能这就是我们说的接地气了吧。”

“是呀！我觉得吃这件事儿里面有好多不能解释的东西。您知道吧，偏僻地区的老百姓做完了饭，比如饺子、奶酪、面饼和酒什么的，还要扔点儿在灶台边上，说是敬神。您想想，扔出去的那些东西肯定发霉发酵变质了，但如果没那个味儿，没那个看不见的氛围，用铁锅柴火土罐烧出来的东西也差劲儿。其实这事儿好多人都知道，就是没人追究。”

大姐点了点头，说：“然后呢？”

“我为什么给您举乡下人扔东西敬神的例子？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思维很朴素的，人有些时候下意识做的事情往往是有道理的，而清醒的时候却很荒诞。”

“噢？”大姐一听，脸上露出了微笑，“你接着说。”

“以前，为了让顾客吃到好吃的饺子，我每天早上都和她一起去买最好的菜，严格按照菜谱配料，结果越是认真做出来的饺子就越不好吃。后来有人告诉我，做饭不能照菜谱做，要用心。啥叫用心？就是不思考呗，我就试了试，做出来的饺子真比原来好吃不少。就拿擀剂子来说，我从来不算几斤馅儿配几斤面，不骗您，饺子皮和馅儿每次都是正好，一个不差。我就想，为啥每次都那么正好呢？原来心就是我们的灵魂！”

大姐笑咪咪坐那儿，两手抱着包，身体微微地晃着。

老郭说：“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用大脑思考，为什么？因为大脑是个随机适应系统，世界一直在变，而且一个地方一伙儿人，一个地方一个样，我们生在哪儿就要适应哪儿，生在哪个时代就要适应哪个时代，大脑要负责对周围的事物进行整理、分析、推理、判断，甚至协调肌肉和重力以及身体平衡之间的关系。您说对么？”

“没错。”

“至于灵魂嘛，在哪儿我不知道，可能在心脏里，也可能是一种生物电，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具体存在，但它却一直在暗中默默保护着我们，比如我们走进森林，有危险的时候我们摸不到看不到听不到却能感觉到。它还有一个特点，你有求于它的时候它就会远离你，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它才会来。”

我们有时候用大脑，有时候用灵魂。怎么区分呢？比如你在包饺子，突然有人在身后和你说句话，你吓一跳，就是被灵魂控制着，你没害怕，就是被大脑控制着。我每次包饺子都全靠灵魂指挥，其实面和馅儿根本就不正好，而是每次擀面皮的时候我实际上已经开始恰到好处地分配每个剂子了，那种精细程度大脑根本做不到！”

大姐说：“你说这些，和你饺子馅儿脏有啥关系？”

老郭突然眼睛一闭，问：“我问您，脏好不好？”

“多新鲜哪！你身上脏，环境脏点儿也就罢了，进嘴的东西脏可不行，做事不能走极端。”

“脏的反义词是什么？”

“干净呀。”

“太干净了是不是极端？”

“你……这叫什么话？这不是强词夺理么，没听说过谁不喜欢干净的。”

“问题就出这儿了。”老郭说完，睁开眼盯着大姐看。大姐的嘴颤了几下，刚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想了想，说：“可我还是想不通，那你也不能有好韭菜不用非往里加烂的呀。”

“不是跟您说了么，下雨。”

大姐沉默了，往门外看了一会儿。一转头，脸色一变，狂笑起来：“哈哈……小伙子，其实我和你想的一样，哈哈……”

这一笑太过突然，老郭不禁有点儿发蒙。等大姐笑得差不多了，才怯怯地说：“真……的？那您还挑毛病……”

大姐说：“按你的说法，我是用灵魂想的，发火是用大脑发的，只是不想让你们为所欲为罢了。哈哈，这么着，今天聊得高兴，那盘饺子算我的，我另加你五块钱小费。”

老郭连忙说：“不行不行，大姐，该多少钱就多少钱，您想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雨呀，你尽情地地下吧，雨天也有雨天的美。”大姐深吸了一口气，“砰”，伞开了，人走了。

老郭正对着大姐的背影发愣，他老婆走了过来。老郭收了神，说：“老婆，小费你先留着，她下次来如果态度好给打个折。”

尔鳎只顾说话，酱油不小心滴在了衣服上。

“你说怪吧。平时都穿浅色的，就今天穿了件黑的。”她擦了擦袖口，“我真是个幸运的人。”

3

尔鳗的朋友还有很多，一人一个样，我们一个一个说。

尔鳗说，中国男女搞对象，过去就过去了，一辈子再不联系。问一个女人有过多少男友，说出来的数字要乘三。问一个男人有过多少女友，要除三，否则阴阳就不协调了。而她不用。在她眼里，男就是女，女就是男。因为她会像鳗鱼一样，想变男就变男，想变女就变女。

富甲约我们去苏怡家吃饭。

富甲腿细，苏怡腿粗，她们俩就交上了朋友。

富甲本来是农村丫头，来上海没几年，摇身一变成了大老板。

苏怡从小就想当舞蹈家，练了五年，高二那年去考舞蹈学院。正考试呢，走进来一位器宇轩昂的白发教授，背手转了一圈儿，对监考官们说：“大家心硬点儿，心一定要硬点儿。”说完，往学生堆儿里一指，正指中苏怡：“来，这位同学，你出来一下。”

苏怡挺胸抬头往教室中间一站。

“我想提醒诸位监考官老师一下，什么人不适合跳舞？这位同学就是个例子。你们看，这线条、比例、柔韧度……我们选学苗，一定要考虑到考生的基本条件。你心一软，不就把孩子害了么，是吧？谢谢你，这位同学，请回去继续考试吧。”

苏怡后来考上了上海科技大学学计算机，刚入校就组织了一个舞蹈社团。她参考了世界上最顶尖舞蹈家们的舞蹈艺术后，最终选择了现代舞，说舞蹈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背负着表达自由意志和颠覆传统的使命。

富甲爱吃石榴，说石榴能预防糖尿病，尔鳗给她挑了几个大的。水果铺老板娘大肥奶子往衣服里一塞，拉抽屉给我们结账。刚得了老三，乐得哟，一个劲儿用客家音说碎话。不用你问，她自己就说——小区谁家的谁得了大

脖子病，哪家生了二胎，谁得了癌症，哪家发财了，哪家孩子出国了……还要借着儿子的喜气把邻家的铺子也给租下来，扩建成大超市。收银台的墙上盘着两条活灵活现的五爪大金龙，还多了张四字书法条幅，欢喜坚固，尔鳎以为她信了佛。老板娘说：“哪里！添了儿子，朋友开完光送来的贺礼。”

苏怡在上海市中心租了一间大房子，没装修，水泥裸露着，又湿又冷，七八只猫蜷缩在红外线电暖气前，一地猫毛，像盘丝洞。客厅里一张烂木头做的大餐桌，蒙了块草莓图案的塑料桌布，放了十来瓶葡萄酒。她的脸还行，鼻梁挺直，鼻尖内勾，脸长得像英国人，就是腿粗，屁股大，说话速度快。她跟我说几个月没男人了，月经早就乱了套，家里的猫都是从院儿里捡来的，贴了招领告示也没人认。猫不如狗，开冰箱偷东西，除了开罐头别的啥都会。最让人心寒的是它们根本不把家当家，每天在窗台上望着远方，一望就是半晌，越没人情味，她就越可怜它们。在英国的那几周，她一想起猫咪们孤独地坐在朋友家阳台上就心痛。

她抱起一只猫，紧挨着我坐下：“喵呜喵呜喵！你为什么总念着远方，嗯？远方有什么好，嗯？去了远方，谁给你收拾屎收拾尿，嗯？”然后摇着猫爪子，换作猫咪的腔调：“远方不用收拾屎尿，远方有自由女神，有沙漠有蓝天有草原，有流星有炊烟，还有一望无垠的猫薄荷，所有的猫儿们都在飞！”

接着又说：“乔哥，为了不让它们离家出走，我天天行贿，给它们吃秋刀鱼、肉罐头。你看，它们越来越肥，都走不动了。有次我跟它吼，给你这么多好吃的还想着远方，好像你真的去过远方似的。你真的去过远方吗？你去过的远方是不是这个地球仪？它急了，居然伸爪子挠了我一把。看我手上这道印子……”

她从书房拿出两张照片，一张逆光舞蹈，一张趴在地上模仿猫的动作，说：“尔鳎姐，有家艺术网站要采访我，帮我看看哪张照片好些？”

尔鳎比较了一下，说：“都差不多嘛。”

“猫的那张好。”苏怡自信地说，“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张不像跳舞。”

尔鳎说，苏怡的境界不是一天练成的。她大学毕业走投无路，最困惑的时候富甲帮她出主意，说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必须站在时代的浪尖上。现在世界流行穿越，上海流行跨界，不管距离有多远，跨度多大，一跨就火，奶泡能配土豆泥，甜菜汤能配液氮和激光，建议她往纯艺术圈靠一靠，搞点儿另类舞蹈什么的。一个法国画廊搞开幕式，苏怡找了几个朋友，全都穿上肉色紧身衣，披头散发，浑身涂满和鲜血一样的染料，当街表演舞蹈，一会儿痛苦不堪，一会儿倒地上死掉。很多人没想到绘画还能和现代舞蹈联系在一起，

画展取得了很大成功，苏怡开始有了点儿小名气。

“尔鳗姐！”富甲嗓门好大，抱着尔鳗么么两下，“想死我了。”她前一阵子去韩国把下巴削尖了，一直没出门，现在看起来蛮漂亮，一头飘柔的黑色长发，眼睛都能发光。

苏怡在饭店点了外卖，一条四斤的大花莲，一尺多宽的不锈钢盆里撒满红色和绿色的剁椒，把鱼肉盖了个严严实实。她说全上海数这家的鱼头最好吃。我说鱼汤里的味精太多，她说这里的辣椒辣得最爽。我说辣椒里可能加了工业碱，她把头往前一凑：“加了碱也舒服！”说完，还皱鼻子冲我左右摇了摇脖子。

富甲的环网五彩塑料凉鞋是在法国买的，一条又白又细的大长腿伸出去老远。她往桌子上瞄了一眼，对苏怡说：“你是故意气我的吧？”

苏怡说：“我气你什么？”

富甲说：“拿我的葡萄酒配酸辣鱼，有这吃法吗？”

苏怡说：“想让小妹我给你买牛排？你开车给我出去买，买多少我要多少。”

富甲说：“那你可以喝啤酒嘛，我他妈好不容易从法国进口来的，都被你这种人渣给浪费了。”苏怡说：“你自己留着就不浪费了？”

富甲没搭理她，闷头吃了几口鱼，吐了一桌子鱼骨头鱼刺，鼻头和嘴唇都被辣红了，不停伸舌头哈气，尔鳗说：“快，酒能解辣，快喝口茶。”富甲和苏怡哈哈大笑起来。

酒劲儿一上来，人就和平时不一样了。富甲刚和大哥富大年去欧洲和美国考察了一圈儿，边喝茶边用餐巾纸擦汗，又从包里拽出一支烟，深吸了一口，旅行奇遇就随着青色烟圈飞了出来。

“赵薇她老公给她买的十几个酒窖根本不算什么，你们知道吗？纳帕酒乡英国人的史特林酒庄有自己的直升机场，美国大导演科波拉的私人酒窖像座私家庄园，从门口开车十分钟才到窖门儿，进去一看，三十年的教皇新堡呀，居然扔在角落里没人要，一层灰。尔鳗姐，你说我是不是福星高照？”富甲略微压低了嗓门：“波尔多酒庄庄主举办了一次轩尼诗品酒派对，我去了。一个破衣烂衫的老头，头发都白了，坐在后排的椅子上打盹儿，扑通一声摔到了地上，没一个人管他，我过去把他扶了起来，老头拉着我的手就不放呀，非要让我给他做助理。我说，对不起，我已经是董事长了。他说，那就做我干女儿吧。我心想，这老头谁呀？口气这么大。一打听，纳帕第一大酒庄庄主！海明威生前和他是好朋友，两人总一起出海钓鱼。这老头在日

本、法国、美国、澳大利亚都有豪宅，还邀请我去他阿德莱德的庄园度假，我看了照片，跟皇宫一模一样。你说我去不去？啊？姐……”

苏怡喝了一杯酒，说：“富甲，你好大。”富甲低头看了一眼胸：“什么意思？”苏怡哈哈大笑，说：“现在流行高大上，连我们艺术圈都是。前几天有个艺术评论家说，搞艺术的思维空间要大，谁大谁赢。我当时觉得挺有道理，回头仔细一想，大个屁大，就像你讲的这些事，太大，太沉，不就是吹牛么，有啥意义。你跟老头去吧，看他能娶你还是能给你钱。”

尔鳗对苏怡说：“我看你搞得也不小呀，又是美国又是英国的。”

富甲皱着眉说：“你的意思是不往大了弄偏往小了弄？”

苏怡说：“就拿跳舞来说，弄一万个人一起跳又能怎么样？我想从最小的细节入手，先改变自己，再改变外部环境。”

富甲喝酒上脸，左右脸蛋儿上像贴了两块红膏药，歪着脖子看苏怡：“还外部环境，什么叫外部环境？别人咋活用得着你管吗？想出名想赚钱也不一定要改变呀，顺应时代就行。答案已经很清楚，我们俩一起混的，现在在我个人资产都已经超过五百万美金，你还在卖肉……”苏怡一急，嘴里就像一锅炒熟了的豆子：“少他妈跟我吹牛，前几天不知道谁去美国非要买头等舱，回来的时候吃饭都没钱了，打电话要我请你吃鱼，车都不敢开，还问我怎么坐地铁，还说我卖肉，南无阿弥陀佛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快来救救这个可怜的人儿吧……”

尔鳗说：“不不不，她讲的没意思，你讲。”

“好，那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的。”苏怡清了清喉咙，说，“我家以前在农村，晚上和几个男孩一起去抓蟋蟀……”尔鳗和富甲就开始笑上了，笑得止不住。苏怡问：“你们笑啥？抓蟋蟀怎么了？一蟋蟀一世界。”尔鳗和富甲一听，笑得更厉害了。尔鳗说：“你说，你说，你接着说。”苏怡说：“我们拿着手电筒，对着草窠一照，你们猜，怎么样？蟋蟀站在蛇头上……”尔鳗和富甲都乐得直不起腰，也不听苏怡讲了，富甲捂着嘴说：“好大胆的蟋蟀……”苏怡生气了：“还要不要我讲了？”尔鳗和富甲强忍着说：“好，你讲，你讲……”苏怡说：“四周满地黄金……”尔鳗和富甲顿时愣住了：“然后呢？”尔鳗先笑了一下，富甲紧接着又笑了起来：“哈哈，满地黄金，然后呢？”

苏怡说：“然后……”只听“咔嚓”一声，椅子被富甲笑断了，富甲一屁股摔在地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全都喝到了沙发上，挤在一起。富甲把石榴分给